

# 時空南人生



金忠烈著



## 自序

余留華於今十二載矣！在此人之一生看來，不算短的歲月裏，消磨了我之三十年代。雖說「回憶是甜美的」，但在我回憶中之過去，是掩飾空虛而垂下的幻幕。這部小書，就是從此迴遠的逝波裏，忍心撈來的月影。

「一攝一切，一切攝一」。天下何事何物，是孤立單成。余生值世亂，而能保養身家，端居專業者，總賴於這個國家社會之大穩定。我生也才魯，而能不墮無明，得聞思修者，全依於人類文化之共命慧。然則此書之寫就，事雖微小，何嘗不是攝一切於一？既為緣成事，是亦世界海之一漚沫矣！

「飲其水者，懷其源」。十年來，余幸得師事桐城方東美先生，從學中國哲學精神之演變步驟及其品質。方師精通古今中外之哲學、宗教、藝術，而終以中國原始儒家為本，此書裏所貫注的旨趣，即自先生之講學中啓發得來者。

余之留華也，特與鄞縣張其昀先生有緣。先生長教育部時，創立交換外國獎學生制度。余即在此制度下首批考選來華者。先後就讀台大哲學系及研究所，既畢業，蒙先生延任文化學院教席，其旨則要我更深研究中國文化。先生以教育天下英才為職志，物質上之資助，精

神上之鼓勵，其惠我者誠多。

余行將返國，忙理篋笥之際，難抑空虛與惜別之情。爰裁取舊文，彙編付梓。其用心，蓋在作一留華十二年之報告，以答謝中華人民惠我恩德之萬一。敝帚自珍，雪泥鴻爪。則此書亦復爲余留下中國之一點輕痕也歟！

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韓國金忠烈識於華岡

## 例 言

一、本書是著者把研究生時期（一九六一年——一九六五年）寫作的論文（除碩士學位論文一篇，另成專書刊行外），彙集而成編者。故與一般寫書的體裁相比，自有異趣別格。本書章節各自獨立，因而各章所討論的問題，單在篇內處理盡止，自不與他章有相連接。故嚴格地說起來，是章與章之間的筆法論調，既不相似，又不相干。

但，著者之研究中國哲學，不是專鑽一家或一時代。一向把縱的演變步驟及橫的品質，異同並舉，且力求全整而同情的瞭解。故章雖各立，其所闡發之旨趣則一貫。更是合併編排，各章之間頗有聯繫性與相發處。

由是之故，本書雖是論文之集編，但不作為「論文集」，而抽出書裏之一貫旨趣，仍以專書形式而顏之曰「時空與人生」。

二、本書共分五章。第一章「人生三題」，為本書之緒論，開宗明義，把有限而孤立的人生，投入無窮止境的時空與自他聯繫的組織裏去。使維持秩序，發揮功能，造成和諧，創造理想。

次以生命的藝術情調，觸角歡欣楚苦氣象萬千的人世，妙造種種可能的境界，而遊心於

此，積健爲雄，激發生機。

復次則把人生各方面的成就，會入於文化領域，處處要求情理交得，物我相融，而不失平衡。藉以揭露現代文化之是非得失，是爲本書之主旨。

三、第二章「老子哲學」、第三章「華嚴哲學」、第四章「易庸哲學」此三章爲本論。先以老子的自然無爲與否定精神爲工具，淨化人僞文化中之巧詐，而復歸嬰兒，揭露組織社會之價值虛妄，而重返真樸。

但，人類不能無文化，故次以華嚴的分析構造爲藍圖，重新建設圓融無礙的華嚴世界。然後以易之創造生命與庸之經營目的爲樞紐，吹入生機，率踐德性，而含弘光大。是一人類文化重建之過程。

四、第五章「禪學三商」一篇，是在體裁上屬於本書的結論。但著者認爲是一牽強附會，讀者會引起把它當作結論爲不順。而著者把此篇編入最後一章結論部分之用心，是在於把前四章一併看做人生創進的時空過程。而唯有此篇的意趣，是容吞時空，化除境我，而無過程可言，則是可看爲人生創進之最後成果。因此事固勉強，仍以之充作結論。

金忠烈教授近著存目

時空與人生

中華大典編印會印行

一九六九年

王弼哲學

付印中

一九七〇年

僧肇哲學

付印中

一九七〇年

三家玄義會通論

撰寫中

預定二年脫稿

# 時空與人生

## 目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自序                | 一   |
| 例言                | 七   |
| 第一章 緒論——人生三題      |     |
| 1. 時空與人生          | 一   |
| 2. 藝術與人生          | 十一  |
| 3. 文化與人生          | 二十七 |
| 第二章 老子哲學——法自然的無爲論 |     |
| 1. 緒論             | 三十七 |
| 2. 道——道本、道相、道用    | 四十八 |
| 3. 道跡——宇宙論        | 六十二 |

|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4. | 道德——價值論·····  | 六十八 |
| 5. | 體道——上躋工夫····· | 七十四 |
| 6. | 行道——下躋工夫····· | 九十六 |
| 7. | 結 論·····      | 一〇五 |

### 第三章 華嚴哲學——法自然的構造論

|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| 緒 論·····     | 一一一 |
| 2. | 華嚴思想與莊子····· | 一一六 |
| 3. | 法界緣起·····    | 一三三 |
| 4. | 十玄具足·····    | 一四三 |
| 5. | 六相圓融·····    | 一五二 |
| 6. | 華嚴構造哲學·····  | 一五六 |
| 7. | 結 論·····     | 一六一 |

### 第四章 易庸哲學——法自然的創造論

|    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| 緒 論·····    | 一六九 |
| 2. | 易之自然哲學····· | 一七一 |

|    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3. | 易之生命哲學····· | 一八九 |
|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4. | 庸之人性論····· | 一九六 |
|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5. | 庸之創進論····· | 二〇三 |
|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6. | 結 論····· | 二一六 |
|----|----------|-----|

### 第五章 讀禪三商

|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1. | 不立文學····· | 二一九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2. | 頓悟與漸悟····· | 二三三 |
|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3. | 大死大活····· | 二五一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-|

# 第一章 人生三題

## 一、時空與人生

### (一) 前言

人生充滿著荆棘，短暫而可悲，但能由時空上去瞭解人生，則可把微限的生命擴大至於無窮止竟的時間與無限廣闊的空間。而不知疲憊，積健爲雄。

在許多中外大哲學家的書籍裏，會使我們得著思想上的啓發。如老莊，教人歸真返樸，可淨化人世之巧詐與虛妄。人先回到自然本性，而後次依華嚴，按着時空分數，自覺彼此相攝，而從事於世界的組織，易庸更是啓發我們自覺人在世界的位置與功能。

基於此，我們對人生問題的探討，得一可踏腳根的理论基礎，而不致趨向於極端，也不墮落於烏有。

在哲學上，認識人生是比宇宙論體系還要龐大。其中，細節之複雜，可能的場界與涉及範圍之廣大，使人常有茫然無從說起的困惑。

假定我們由一問題而著想，則必繼而發生許多問題，不知不覺中引伸或播遷至其他問題上去。除許多問題外，又關聯著無數的問題，因而，一個問題的解答，常不在問題本身，而求之於其外無數問題上。故人生問題，是非孤立系統，而是全整性的問題。

一般人所說之「人生哲理」，只是自己體驗之談，不足以成為嚴密系統的理論。如果，人把感受「人是什麼？」的求知衝動，則先要放下涵蓋性的語言——一言容納「萬雜會的論調」，把自己從傳統與信仰的迷惘中解放，又把脚跟立住於現實的社會及國家或某種組織團體的藩籬之外，以絕大的勇氣，脫下由權力威脅或生活困窮所帶上的有色眼鏡。

要以自由解放人的身份，超升於「登東山而小魯，登泰山而小天下」的『全觀』境界。將之冷靜觀察，銳利的解剖，以求純粹無雜的學問性答覆。如不然，這些討論難免為某種團體組織的附庸，找出種種很壞的理由來掩飾其脆弱性、教條性與非真理性。

## (一) 萬古一死

一生必有一死。同一形骸，既無二生，亦無二死。生而不能變換，死而不能復生。生與死，只有一條線的連環。不得任意避開，又不得自由選擇。在此情形之下，生命，是在世界一切的現象之中，最高貴而難得的東西。釋迦牟尼佛比喻得好：

譬如大海中，有一盲龜，壽無量劫，百年一遇出頭。復有浮木，正有一孔，漂流海浪，隨風東西。盲龜百年一出，得遇此孔至海東，浮木或至海西。圍繞亦爾，到復差違，或復相得凡夫。漂流五趣之海還復人身，甚難於此。（語見雜阿含經十六）

由此可見得生之難，尤其得人身之難。但有人不知此千載難遇的一生，却把它看做苦的歷程，咀咒它，毀滅它，使短暫的生命化為更短暫——即是自殺。或是把高貴靈明的生命力，盲目的發揮於破壞方面，而造成種種罪惡，喪失了生命的意義與價值。

現在我們把人生交到時空上去思惟，就可以自覺到真正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的所在。這是推動任何運動的基本工作，因為人在無生命的自覺以前，社會的淨化，是做不到。因此社會的改造，道德的重建，必先從生命的自覺開始。其根本精神要同於菩提心燈：

以大悲爲油，大願爲炷，光明法界。光即直心，炷則深心，油即大悲心，多以三心爲體，上求下化，明理起行，不出於此（語見華嚴疏鈔第一冊頁二）

### （三）時間生命

人生不僅是平面上的安排，亦非僅是現實的適應。人生是具有目的，而把它緊緊繫於創造與昇華之過程上的存在。因此由生命來看一切世界，則幾何上的空間，是它所馳騁的廣場；

物理上的時間，是它賴以創新的路線。

生命投至此世，逃不了時空的交點。但它具有生命特有的力量，故它不是永遠做被投的不自由者，是能動地占着時空的樞紐，而幅射出其智慧的光芒及生命的勁力者。有了這種能动性，空間才有靈性，時間才有生機。而無限的空間由生命去安排充實；無窮的時間由生存來展開持續。

個體的生命，雖是孤立的單位，但在空間上看，它是全體中的部分。此部分與部分的各個個體，會合進入主伴因果的聯繫，而組織為全體世界。再依時間上看，生命是從悠遠的過去走向渺茫的未來的線索，在間於過去與未來之際而作繼往開來的樞紐。

所以廣大的人間世，是以極狹小的個人做單位而建築起來的。人類求遠的存續亦復由短暫的生命連結而成的。如無生命，「廣大悠久」是無法存在。我們如此把個我的生命交到時空上去衡量之時，才能體會到人生的意義與價值。

空間的事物無時不在變化。時間的長流，無一刻的休止。我們把時間分割為過去、現在未來三節，但實際上是難以指定何者為現在。因此，所謂「現在」這個概念，是與吾人的事實相契合之時始能顯現「現在性」而已。換言之，「事實即是現在」。而所謂「事實」是生命主體所占的空間與所踏的時間交叉的別名。所以「現在」不是專屬於時間，而是隨事物

而各異，因此我的「現在」與你的「現在」是不會一致的。

如此情形之下，我們可以說，過去是已去的非實在；未來是尙未至的非實在。也可以說過去已成爲過去的現在之無，未來是尙未至的現在之無。因此只有「現在」才是實在的，而只有實在才是「現在」，它潛有無限可能性的「有」。

吾人所謂「現在」，是放在一連串的点上。而由它來把此點連成爲線的。由此看來，我們明顯地分別出過去與未來之不同處，即是過去爲線，未來爲點，而現在是站在此過去的線與未來的點之間，而把兩端緊結起來。所以我們不妨說：過去是現在的過去，未來是現在的未來。是故如無現在，則過去不成，未來亦不有。隨之它們喪失了基本存在的意義。唯有穩妥地踏住「現在」，方能回想過去，瞻望未來。六十華嚴十地品云：

過去無量劫，安置未來今，未來無量劫，迴置過去世，非長亦非短，解脫人所行，多劫不乖刹那，初成豈妨復際。（語見華嚴疏鈔，第一冊二十一、二十二）

在一連串的時間上看「現在」，是「過去」猶爲「現在」時的「未來」，而「現在」變爲「過去」時，「現在」的「未來」自然地成爲「現在」。所以「現在」、「過去」、「未來」非是絕對的不變性，而是由「實在」的基準所假設的。

我們把時間交到因果上去看，果是因之果。因果經歷的過程，即是無窮的現在。而此「

現在」，是現在成爲過去的推動者，也是把未來成爲現在的導引者，換言之：它是時間的創造者。在此我們得深深地覺悟「現在」之爲重要性。忠實「現在」才有內容的「過去」，充滿着希望的「未來」。我的現在，不但是緊緊在自身，它還緊緊在未來的子孫身上，綿綿不絕。所以「未來」是比「過去」富有誘惑力的存在。有「未來」故有流變。易云：「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」。有了無窮盡的未來，生命便不停留。而不停留，才是恆常新鮮，萬古長青。

「未來」是自由開放的園地，在那裏未有你我的疆界，亦未有人先去佔領。簡直是一片荒涼待人開拓的新天地。我們把它形容爲「空」或「無」。因爲它是「空」故能吸引生命來演出一齣淋漓痛快的生命劇之場。

我們是朝向「未來」而生活。而朝向「未來」的生活，富有理想，可以自畫各種各色的景象。「現在」即是「有」，「理想」是意念上的「有」，而非實在的「有」，也就是觀念上的「有」。但是人生是朝向未來的，所以觀念上的「有」，有時比實在的「有」更爲高貴。因爲有了此種向前向上的「理想」，人生才有來日的創新，而生命方爲自強不息。

人生的理想與期托於未來的意念，是出於對現實的不滿或否定的態度。而爲了解消這種不滿與否定的感受，人生是回想過去，展望未來，構出理想的境界。這是生命本能所具有的

衝動，同時也是推動人類文化的原動力。但是「理想」這個名詞，有時被人誤解爲「空想」。「空想」是未具時間性的，只是靜的等待，而不與生命力同在。反之，「理想」是投入時間的未來性，而緊縛在生命上的努力，故爲能動的進取。「空想」是沒有「未來」也可成立，而理想是一定要有「未來」始能成立。故吾人可以說，「理想」是誘引未來渡到現在的導路者。使生命與生命互爲連接的橋樑或渡達彼岸的桴筏。

在此我們總莫忘記，生命上的未來，是不像自然變化那般地「不疾而速，不往而至」的時間。而是要生命自己去尋找的路線，以努力來進取，而把它變成現在的時間。因此自然與人爲在時間上看，是件頗有不同的事。

#### (四) 空間生命

現在讓我就「空間」一說：一個人在定住的觀點上看，它是孤立的個體，即是靜態的。但我們把那封閉的看法放開，在全觀上去了解一個人。則既個體同時是全體，全體也不離個體，而成爲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」的聯繫體，即是；

一中解無量，無量中解一，了彼互生起，當成無所異。（語見華嚴疏鈔第一冊，頁四十

五）

因之，先把個體的一充實了，而發揮其所賦有的能力。然後再投到全體一切之中。故具體的實在者，乃是個個的一，而全體的一切，是由此個個的一統攝和諧之中塑出來的抽象的存在。如無個個之一，即無法有一切之全體了。因此從另一方面來看，個體對全體的貢獻，比個體對自我的充實更重要。因為全體就是每個個體能够有聯繫的媒介場合。如果忘掉全體，則個體的生存即成爲問題，故個體應是常向全體着想的。如此看來，全體者，本來的空無，而由個體的集聚成爲有的東西，故全體與個性是互爲依存關係的。如：

主主不相見，伴伴不相見，主伴伴主，則互相見，若互不相見，則各偏法界。（語見華嚴疏鈔第二冊，頁四十）

所以全體之形成是以個體爲基礎，而其全體之如何，即是由於其個體之如何來決定。同樣個體之伸張，亦由全體之如何來影響。故只求自利固是盲目，但只求全利而不顧個體乃是犧牲。一切的一切，都投入因果主伴的聯繫核心，在那裏各自充實自己，進而把各自的機能投射到社會上面去。如此一己不只在己之內，而能外向與全體構成授受關係之時，生命始能獲得其存在之意義與價值。

我們因此覺得，生命先要充實自己，要再投入廣大的和諧之中，而以自己做爲全般聯繫的樞紐。如此方爲健康的人生觀，而挽救獨善其身或封閉隱匿的消極思想。